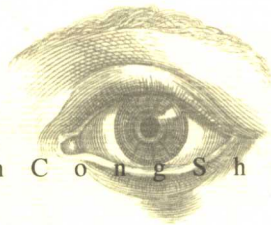


第一推荐丛书

D i Y i T u i J i a n C o n g S h 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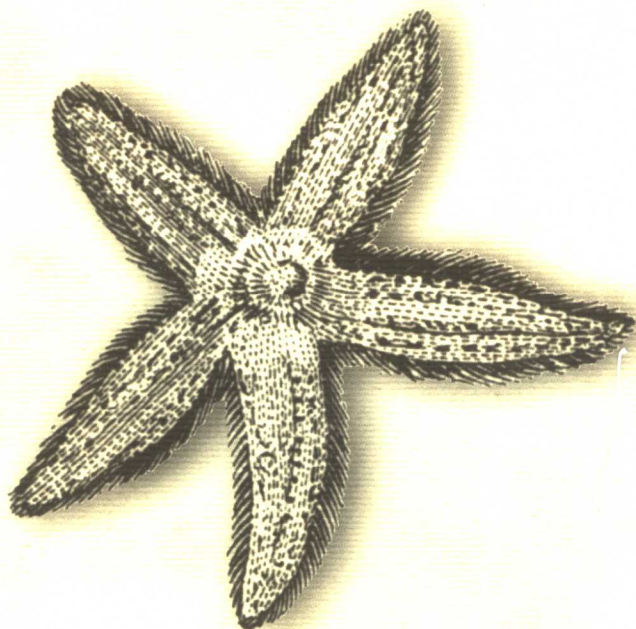


MoFang

磨坊信札

XinZha

[法] 都德著 · 何敬业译



第一推荐丛书



D i Y i T u i J i a n C o n g S h u

磨坊信札

[法] 都德著 · 何敬业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项纯丹

封面设计：周艳梅

尾 花：赵 斌

张 懿

磨坊信札

[法]都德著

何敬业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27,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646-148-5/I·285

定价：15.00元

毫无疑问,在古今中外的散文集子中,一些艺术与哲学、科学或美学等领域的内容相融合的散文,比一般的抒情散文更有趣味,更有生命力,因此也更能流传后世。至于哪一本书可以号称天下第一,各持己见,恐怕谁也不能在客观上下定义。不过,挖掘那些具有真知灼见、使几代读者感动的不朽之作,将它们归成系列,题为《第一推荐丛书》,应该说,还挺有创意。

施蛰存

出版说明

一篇短文,可以成为千古名篇,一首诗,可以成为千古绝唱,究其原因,是小中可以见大,纳天地于须弥,微中含有精义,抑或胜破百卷书。如果说,大作品的效果是给人以总体上的一个特定时代的信息冲击,那么,小作品的效果则给人以特定时代的特殊信息的冲击,这一冲击通常更为有效——因为它将整个时代信息具体化为某一深刻独到的思想观念,某一诚挚真切的人文关怀,某一标新立异的智慧见识,某一动人心弦的艺术情趣或氛围。因此,上海文化出版社特别为广大读者推荐这套以各国名家大师的小作品为主的丛书,原则上一位名家大师一本,尽量译介名家大师的精品和国内未见之佳作,分批出版,计划出版一百种。之所以取“第一推荐丛书”之名,乃是出版社的追求:一方面是依照编者自身个性化的认识,向广大读者推荐在文本范围内某一方面可以称为“第一”的名家名作,或可说是建议读者择要而读的名家名作;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这套丛书确实广罗玃珠,从内容、形式、质量到规模都向“第一”努力。

但愿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读者的“第一伴侣”!

欢迎各地翻译家、著作家、读者朋友与我们联系,赐教赐稿,帮助我们实现各方面无愧第一的目标(来信来稿请寄版权页标示的责任编辑和出版社地址)。

卷 首 语

当着庞佩丽古斯特公证事务所公证员奥诺拉·格拉帕齐尊面,办理此事。

亲自到场者:

加斯帕尔·米蒂菲奥先生,维韦特·科尔尼勒之夫,西加利埃尔村农庄财产管理人并居住该处者

以本文件受法律和事实保证,并无任何债务、特权和抵押权状况下出售并转至——

到场承受人,定居于巴黎的诗人阿尔封斯·都德先生名下:

一座风力谷物磨坊。该磨坊坐落在普罗旺斯地区中心,位于罗讷河谷一片满目青松和绿色橡树的山坡上。此磨坊已被废弃二十余年,野葡萄藤、苔藓、迷迭香和另一些一直攀援到风车翼顶上的寄生野草已说明它无法研磨。

尽管大磨盘已经破碎,平台的砖上长出了野草,都德

先生仍然对该磨坊可以用来作诗填词表示中意；因此愿承担一切风险后果而买下，并且不会以可能进行的修缮工作为由，对卖主提出任何求助。

本次买卖当场以双方接受的价格通盘成交。诗人都德先生交付现金放于办公桌上，然后由米蒂菲奥先生清点收取。上述一切皆当公证员与下列签字证人之面进行，其收据不作保证。

本契约签于庞佩丽古斯特的奥诺拉事务所内。出席者短笛手弗朗塞·玛玛伊和白衣苦修道院执十字架者、人称基克的路易塞在宣读后与签约双方及公证员一起签字
.....

目 录

卷首语	1
安家	1
博凯尔的公共马车	6
科尔尼耶老板的秘密	12
塞甘先生的山羊	21
满天星斗	31
阿尔勒姑娘	40
教皇的骡子	46
桑吉内尔岛上的灯塔	60
《塞米扬特号》轮船的临终时刻	69
海关职员	78
居居尼昂的本堂神甫	84
老人	94
散文叙事诗	105
一 王储之死	105
二 专员下乡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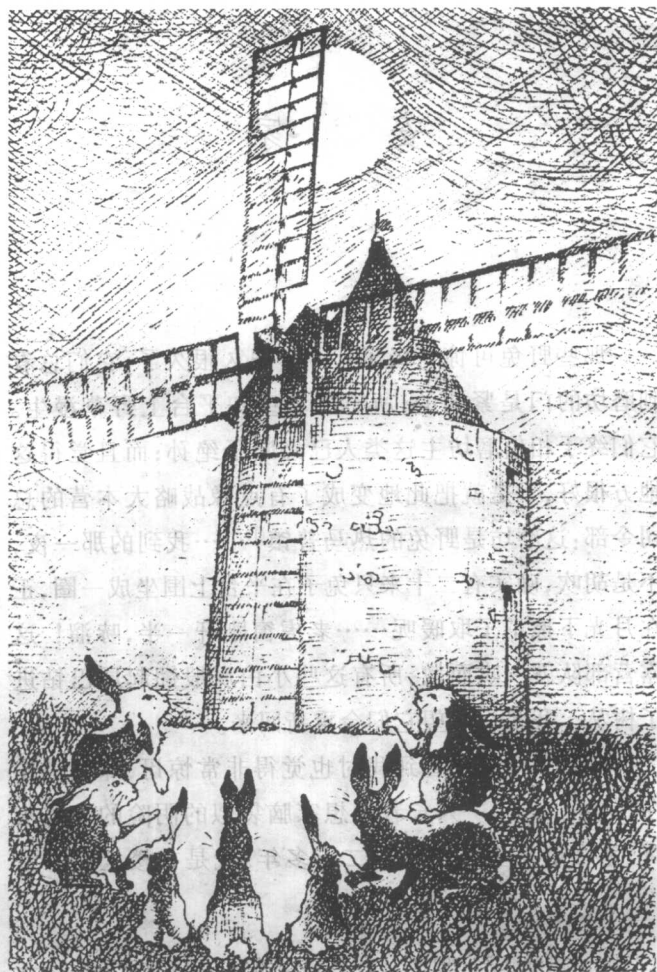
比克修的公文包	114
金脑人的传说	122
诗人米斯特拉尔	128
三台小弥撒	139
橘子	151
两家客栈	156
在米里亚纳	162
蝗虫	176
受人尊敬的戈谢神甫的“神酒”	182
在卡马尔格	196
一 起程	196
二 棚屋	199
三 期望(在潜伏处)	201
四 红与白	203
五 瓦卡雷斯湖	206
怀念营房	209
 译后记	 214

安 家

那些野兔可惊讶极了！……很久很久了，它们总看到磨坊的门是紧闭的，所有的墙壁和平台上野草漫生。它们终于相信磨坊主这类人已经断子绝孙；而且觉得这地方很好，于是就把此地变成了有点像战略大本营的总司令部：这磨坊是野兔的热马普镇^①……我到的那一夜，不是胡吹，确实有二十来只兔子在平台上围坐成一圈，正在月光下擦爪子取暖呢……老虎窗刚开一半，哧溜！这露营部队就一哄而散，所有这些小白屁股翘起尾巴钻进了树丛。我多么希望它们会重新回来。

还有一个家伙看到我时也觉得非常惊讶，那就是住在二楼的房客，一只长着思想家脑袋似的阴险的老猫头鹰。它在磨坊里已经住了二十多年。我是在楼上的卧室

^① 比利时地名，1792年11月6日法军在此大败奥地利军队。——译注



里发现它的，它一动不动地直立在布满泥灰残瓦的传动主轴上。它用圆眼瞪了我一会，还是认不出我是谁，然后开始惊慌失措地发出“呜！呜！”的声音，同时艰难地抖动蒙着尘土的灰翅膀：——这些该死的思想家！从来也不把自己刷刷干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让它这样，双眼眨个不停，阴沉着脸，比起别人来，这个不爱吭声的房客更让我喜欢。我赶忙与它续订租约。它同以往一样保留磨坊的全部上层和屋顶的入口；我则为自己留下底下的房间。这是一个小房间，刷着白石灰，穹顶低矮，像修道院的食斋。

我现在就是在这里给您写信的，大门洞开，户外阳光灿烂。

我面前是一片美丽的松树林，它在阳光下璀璨闪烁，直向山坡下伸展。地平线上，阿尔皮勒丘陵清晰地显示出清秀的山脊……万籁俱静……相隔很久才能勉强听见一声短笛、熏衣草中杓鹬低吟、路上的骡铃……这所有的普罗旺斯美景只因有了阳光才存在着。

而现在，您怎么还要我惋惜您那喧闹和黑暗不堪的巴黎呢？我在自己的磨坊里多么惬意！这是我刻意寻找的舒适角落，一个香气四溢而温暖的角落，远离报纸、出租马车和浓雾千里之遥！……我身边四周有多少美好的事物！我安居在此刚刚八天，但我的脑子里已经充满了各种印象和回忆……啊！就在昨天晚上，我在山坡下观看了这场“畜群归栏”。我向您发誓，我决不会把这样的

场景去换您本星期在巴黎看过的那些首演剧，还是宁愿让您去评论吧。

应当告诉您，在普罗旺斯，天气一热起来，按惯例就把畜群赶到阿尔卑斯山区去放牧。牲口和牧人要在山上过五到六个月，在齐腰高的草地里风餐露宿；然后待到秋凉乍起，人们重新返回农舍，让羊舒适地去吃弥漫着迷迭香气味的灰色小山上的青草……昨天傍晚，畜群就是这个原因回来的。从早晨起，两扇院门大开着，畜栏里铺满新鲜的麦秸，等待人畜归来。人们不时相告：“现在，他们在埃吉埃尔，现在到了巴拉杜。”然后，傍晚时，突然响起一声高叫：“他们来了！”我们看见在那远处的漫天尘云中畜群向前行进。好像整条道路都在跟着牲口移动……走在头里的是老公羊，角朝前，一副粗野的样子；随后是一大群绵羊，母羊显得有点累，它们的小羊崽夹在腿中间磕磕碰碰；披着红绒球的母骡驮着装有刚生下一天的天使般的羊宝宝的篮子，一边走一边摇。接着是几条全身大汗淋漓的狗，长舌头拖到地上，还有一对身材高大的牧羊人，他们身披橙红色卡迪斯粗斜纹呢斗篷，像教士们的无袖长袍垂到脚后跟。

这所说的一切都在我们面前欢快地列队而过，蹂躏出一片暴雨般的噪声涌进了栏门……应该好好见识一下家里的动人情景。有罗纱般羽冠绿金相间的几只孔雀从自己的栖架上认出了来者，于是发出小号般的清脆叫声迎接它们。已经睡下的家禽突然惊醒。鸽子、鸭、火鸡、

灰珠鸡全都站了起来。全部家禽都疯狂了；母鸡整夜咕咕叫个不停！……真可以说每只透着阿尔卑斯山山野芬芳的绵羊都用羊毛带回了一点山中令人陶醉和令人手舞足蹈的活跃气息。

畜群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抵达了自己的住所。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样的安居更令人着迷的了。老公羊为重用自己用过的料槽而感动，那些在旅途中出生从未见过农场的小羊羔惊奇地东张西望。

但是最为动人的还是勇敢的牧羊犬，它们在农舍里仍然跟在羊群后面，只盯着羊。看家犬白费心机地在窝里招呼它们；井边盛满凉水的水桶也枉然地自作多情；牧羊犬们在畜群归栏，用大插销插上小栏门之前什么都不愿意看到和听见。只有当牧羊人在低矮的餐厅里就座以后，它们才肯回到自己的狗窝里。在那里，它们一边舔着自己的汤盆，一边向留守农场的同类伙伴讲述自己在山上的经历。那个黑幽幽的地方既有狼，也有沾满露水的又大又紫的毛地黄呢。

博凯尔的公共马车

那正是我到这儿的一天。我乘了一辆去博凯尔小镇的公共马车。这辆老式样的简便马车挺不错的，它回家要走的路并不多，但一路悠哉游哉，为的是到晚上看起来似乎走了长路才抵达的。不算马车夫，我们共有五人坐在马车顶层上。

第一个是来自卡马尔格地区的看守。这个矮小的男人很壮实，浑身浓毛，一双充血的大眼睛，耳朵上戴着银耳环，让人觉着兽性十足。另两个是博凯尔人，一个面包师傅和他的揉面工人，他俩的脸全红红的，气喘吁吁；不过侧影很帅，像罗马奖章上的维泰利乌斯头像。最后一个坐在前面车夫身旁的男人……啊，不！只是一顶鸭舌帽，一顶兔皮做的大鸭舌帽，他很少出声，只愁眉苦脸地看着道路。

所有这些人互相都认识，他们信口开河地高声说着自己的事情。卡马尔格人说他从尼姆市来。由于他戳了

一个牧羊人一叉子，被预审法官传唤去了。在卡马尔格地区，人们的性子都很急躁……而在博凯尔镇又怎么样！难道我们这两个博凯尔人不会为了圣母而互相残杀？面包师傅似乎来自一个长久以来已经信奉圣母玛利亚的教区，普罗旺斯人把这怀抱着小耶稣的圣母尊称为“仁慈的母亲”。相反，揉面工人参加一个信奉无玷始胎圣母的新教堂的唱诗班。这个美丽的面带微笑的形象双臂悬垂，手掌光芒四射。争吵就是从这里引起来的。真该见识一下这两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是怎样对待对方和他们的圣母玛利亚的：

“你的无玷始胎可俏得很呢！”

“带着你的仁慈娘娘滚开！”

“在巴勒斯坦，你的那位见过不少不明不白的事！”

“你那个，呸！丑死了！谁知道她做没做过……倒不如你去问圣约瑟吧。”

只差看见亮刀子了，让人真以为是在那不勒斯港口呢。确实，我完全相信要不是马车夫出来干涉，这场神学较量是会以动刀子结束的。

“别再抬出你们的圣母玛利亚了，让我们大家安静些吧。”马车夫笑着对两个博凯尔人道，“这全是女人的胡编乱造，男子汉大丈夫不该在这种事上纠缠不清。”

接着，他以略带怀疑宗教教条的神气甩了一鞭子，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意见。

这场争论结束了。但面包师傅兴致正浓，还需要消耗